

伍家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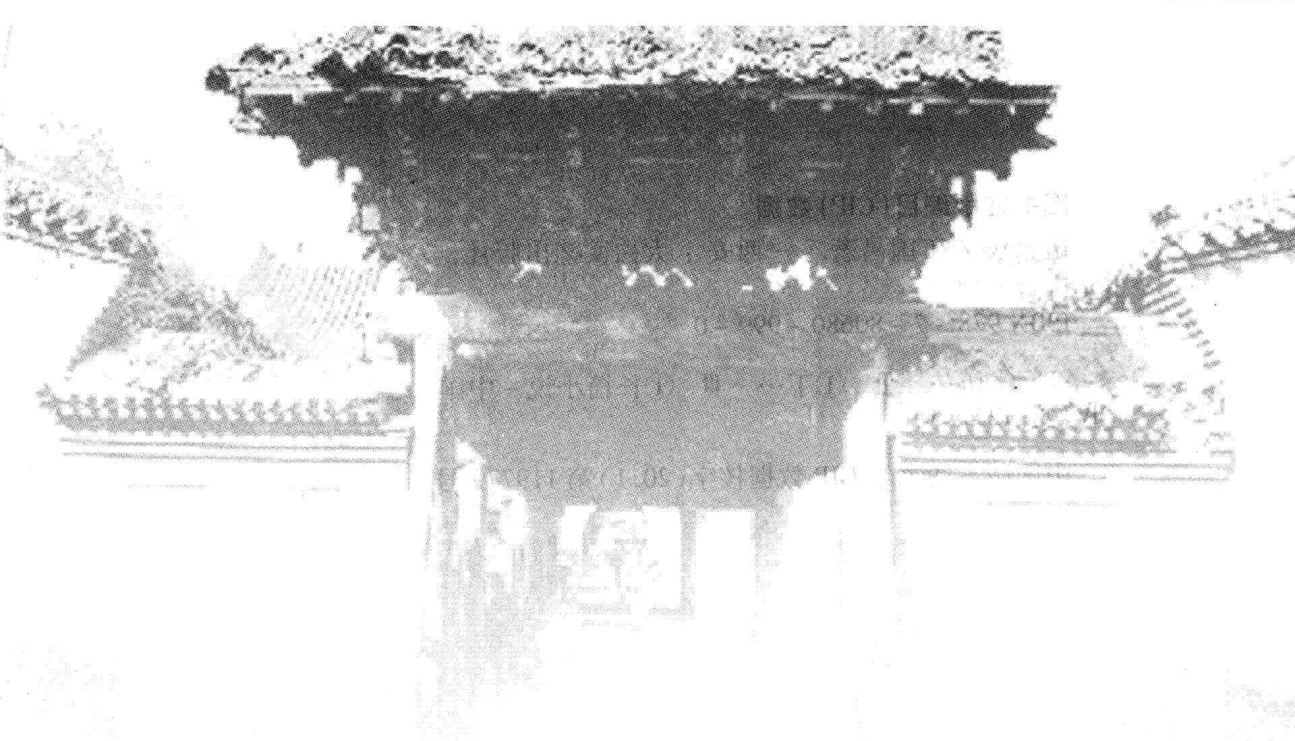
丁国昌 ●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國新題

01375028





伍家坟

丁国昌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伍家坟 / 丁国昌著. — 西安 :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7

ISBN 978 - 7 - 80680 - 999 - 0

I. ①伍… II. ①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9779 号

伍家坟

作 者 丁国昌
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装帧设计 高 薇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h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80 - 999 - 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101118

写在前面的话

丁国昌

这本书，在准备资料的时候，笔者是想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的。可是，思虑良久，还是写成了小说。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觉得报告文学太实，读起来有些费劲。笔者不愿让读者受累。笔者想让读者始终怀着轻松愉悦的心情把这本书读完。让朋友们于百忙中乐一回，放松一下。为此，从创作意念到写作方法，笔者都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力求把小说写成一幅图画，写成一首歌，写成一幕戏剧小品。创新不敢当，求变化而已。

关于书名，笔者起初定的是《疯狂的农民》，可是，转而又想，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现在哪里还有完全意义上的农民？哪里还有完全意义上的农村？更何況，目下的中国，农民的身影已经出现在各行各业中，或者说，农民已经像水一样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因而，农民的故事也连着社会各界，农民的命运更是反映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于是，改了。基于这种认识，这本书完全是当做社会题材来写的。相对于传统的农村题材而言，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很多地方也有所突破。从人物塑造上，除了普通农民以外，笔者也倾注大量精力和笔墨描写了一批与农民的生活紧密相连的县乡干部，丰富了本书的内涵和情趣。自然，由于不可避免地要涉猎一些原先不敢想不愿想的东西，以至于笔者内心里往往会有些许不安、愧疚，甚至是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所以，笔者渴望得到读者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当然，笔者也坚信，读者朋友们一定会接受笔者于迷茫和困惑中所作出的积极探索及本书的创作思路和写作宗旨。一定会喜欢笔者笔下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一定会和笔者一起去经受灵魂深处心惊肉跳般的撞击和荡动，去经受一次由情感的升华所带来的无限的惬意和感动，去寻找和体会那种涅槃般新生的感觉和神秘。

愿读者朋友们笑口常开、长生不老！

二〇〇九年五月



二零零二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天刚麻亮，“大天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吉丽花便亲率八十四名打手分乘十辆面包车从龙庙镇出发急匆匆地向伍家坟扑去。他们的口号是“血洗伍家坟”。这些打手和面包车，都是吉丽花不惜重金从周边的泾阳县、三原县和高陵县雇请来的。临行前，打手们每人都得到了二百元现钞外带两包好猫牌香烟和一碗羊肉泡馍。所以，打手们士气很高，精神抖擞，坐在车上还不停地玩弄着各类凶器。

趁吉丽花的车队尚在路上的工夫，笔者交代一下伍家坟的概况和吉丽花要血洗伍家坟的缘由。

伍家坟，是一片老坟地的名字。也是与坟地连成一片的那个村庄的名字。这个村庄属泾河县龙庙镇管辖，位于龙庙镇最南端的泾河北岸。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泾县人民政府派专人对这片老坟地进行过丈量。当时，坟地占地48亩，拥有大小坟头809座。而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坟头数早已过了千，坟地面积少说也有60亩了。如果身临其境，壮观谈不上，却实实在震撼人心。望着那千余座长满蒿草和荆棘的坟头，能让你的思路穿越时空回到远古，在你的脑海里出现一座古老的城池，眼前出现一群操各种口音着各种服饰现各种做派的男男女女，从而令你产生无限的遐想与猜测。有兴趣者，不妨前往体会一番。不过，笔者于此提醒欲往者，若真要去，切不可夜间独往，免得做了老坟地的新户。此话绝非危言耸听。据伍家坟村现已九十六岁高龄的马天后老人讲，伍家坟村原有一姓任的独户，老汉五十五岁方得贵子，百般疼爱，娇生惯养，取名秋福。由于家境小康，任秋福长到二十岁还不务正业，靠父母养着。一日夜间，任秋福在龙庙镇上喝醉了酒，被一帮狐朋狗友抬回来扔在了老坟地里。本是谰闲传取乐，并无加害之意。可是，第二天早上，人们去坟地一看，死了。吓死的，满脸的恐惧。从脚印上看，任秋福是在坟地里迷失了方向，像进了迷魂阵，有几次眼看要走出来了却又掉头进去了。马天后小任秋福十岁，因而，马天后的话人人相信。

不过，老坟地带给人们的不唯是恐怖。据马天后讲，民国十三年，村里姓苟的跟姓吉的为地畔子打群架，你死我活，把棺材都摆在了村中间。村里人劝不

下，就给他们说，既然都不想活了，干脆去坟地打，直接死到坟地里，到时候我们好掩埋。双方都觉得此话有理，于是，呼号而去。但是，到坟地后不足半个时辰，一个个便心灰意冷地回来了，不打了。那年马天后十八岁了，已是大小伙子了。所以，常有一些在村里遇到了种种想不通理不顺摆不平的麻烦事的人去坟地里趴在先人的坟头上理思路解疙瘩寻答案，然后回到村里坦然面对一切。似乎这老坟地也是一所大学堂和心理诊所。当然，笔者在这里并无丝毫崇拜和羡慕坟地的意思，因为那里毕竟是幽灵们的天堂。

伍家坟村是个自然村，也是个行政村，有六个村民小组。由于无论哪个组的人口数都没有老坟地的坟头多，老坟地便被人戏称为“伍家坟七组”。因而，有人说伍家坟是人鬼合一的村子。尽管如此，老坟老村，时间长了，便平常得无人问津了。可是，十年前，村里突然传出了一个新闻，说是住在老坟地二十多年已经八十六岁高龄的马天后在老坟地里挖出了一部书稿，上面记载着伍家坟的来龙去脉。这是揭开了老坟地的神秘面纱，消息迅速传播，便不断有史学家、作家、民俗学问家，甚至考古学家，更甚至文物贩子前来光顾，还有人扛着摄像机围着坟地拍片子。但是，马天后口紧，承认有书稿却不露半点儿内容，更不承认有什么文物宝贝。文人们无奈，只得留下名片和礼品之类扫兴而去。当然，普通百姓们并不关心这些事。当今社会，市场经济，人人都忙得恨不得一年有第十三个月，而钱又吃屎般的难挣，谁还管他老坟地里发生过什么故事！谁还管他是先有坟还是先有村！现在，十年过去了，马天后也已九十六岁了，老坟地的话题，就连文人们也淡忘了。但是，对伍家坟人来讲，有一件事淡不了忘不了，那就是近年发生在伍家坟的两起人命案至今未破。这不是出于好奇，不是听故事，是实实在在的三条人命，是笼罩在每个伍家坟人心头的恐惧感。因为死的这三个人不是任秋福，三条人命不是被老坟地里的鬼夺走的。

第一起命案发生在一九九五年秋天，伍家坟北庄子东组的光棍汉杨会选，在西安打工因工伤被截了双腿，回来时安了假腿，并揣了一疙瘩钱。卡厅老板闻讯后送货上门，趁着月色用三摩把小姐送到了他家。熄灯后，杨会选嫌假腿不灵便，摸索着卸了假腿往床下一甩。已经睡下的小姐听见咕咚一声，不知啥事，忙开了灯。但她刚看了杨会选一眼便尖叫一声昏过去了。没气了。杨会选不敢怠慢，滚下床安了假腿去请人称苟全能的村医苟大中。苟大中匆匆赶来，折腾了一阵子说，不行了，出人命了。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两人迅速给小姐穿好衣服整好发型并用棉被卷了，趁着月色艰难地把尸体抬到了老坟地里。可是，杨会选刚选好埋尸地点，苟医生却灵醒过来，劝杨会选说，你一没杀她二没奸污她，有啥责任？我是个医生，更没责任，最多是医术不高抢救无效，咱俩犯不着背这杀人灭



尸的罪名。杨会选听着此话有理，就决定连夜晚去投案自首。杨会选走后，苟大中怕野狗毁尸，就又回村喊来杨会选的堂兄杨开选前来帮忙。两人把小姐的尸体移到一个大坟头上，然后回到坟地边儿的大树下坐了，一边叹息会选倒霉，一边计算着警察到来的时间。杨会选本身是假腿，又吓得浑身发抖，刚走到朱三星的小卖部门口腿就拉不动了。小卖部里有公用电话，于是叫开门打电话报了警。大约半个小时，警车就到了老坟地里。可是，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小姐的尸体不见了。警察叫来村支书牛黑豆，牛黑豆又发动群众，一直找到第二天早上，把老坟地周围几里远都搜遍了，也不见踪影。连那床卷小姐尸体的被子都不见了。于是，杨会选抖机灵，说是小姐醒来自己走了。但是，没人信。人们说，一个年轻女子，在坟地里醒来，至少会再尖叫一声的。退一万步讲，就算不尖叫，也不会把杨会选的被子也拿走。再说了，苟医生和杨开选一再强调没听见任何响动。警察无奈，带着杨会选走了。此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了了之。杨会选把从西安带回来的一疙瘩钱交了罚款，回村了。

第二起命案发生在一九九八年初夏。老街东组的牛大望在村西临路办了一家楼板预制厂，给西安九个工地供货，生意做得大。一天晚上，他约了本村三辆农用车司机喝酒，准备第二天去进购原材料。村干部牛黑豆，杨小明、马换驴都来了。大家喝得尽兴，散场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夜了。待第二天早上农用车司机来喊他出门时，发现夫妻俩已被人杀害了。消息迅速传播，待市县的公安刑警赶到时，楼板厂房前屋后都挤满了围观的群众。许是天热的缘故，牛大望两口子都赤条条一丝不挂。能看出来，牛大望是被人用钝器击中头部而亡的。妻子没有外伤，是被人掐死的。在牛大望的尸体边儿上，有一个用血写成的“马”字。后来经法医鉴定，那血是牛大望的。法医推断，这个马字是牛大望临死时蘸着自己的血写出来的。当天，刑警们不吃不喝，从早上一直忙到下午才收队。大望父母早亡，其弟二望又出门躲债三年未归，后事就由村上招呼处理了。刑警们在村上住了三天，对凡参加喝酒的人及与楼板厂有来往纠葛的人都一一进行了排查。听说连西安八处的人都来了。由于那个血写的马字，伍家坟村委会副主任马换驴被关押了近半个月。尽管当时各种传闻都有，但总归是案子没破。现在时间已过去三年多了，凶手依然是逍遥法外。人们不知刑警们的调查取证情况，却为牛大望总结了三条教训：一是不该在进购材料的前天晚上喝酒而让人知道了他家备有现金；二是不该自己喝多了酒而丧失了战斗力；三是没养一条晚上比保安还管用的狼狗。

伍家坟村本身地处偏僻老坟多阴气重，加上这两起命案未破，人们心里多少都有些发毛，因而村里狗的队伍迅速壮大。有些家里不仅养了力量型的大狼狗，

还养了智慧型的宠物狗。

按说，老百姓要过自家的日子，要奔自己的事业，时间长了，只能把命案的事交给警察们去惦记着。但是，这两起命案太不寻常，太令人费解，甚至是充满了离奇和神秘的色彩，常常会给人一种不寒而栗毛骨悚然的感觉。所以，几年来，极度惶恐和忧虑的阴影始终持久而强烈地在伍家坟人的心头萦绕着，笼罩着。尽管时光在流逝，而这种感觉却是一刻也挥之不去的。然而，对于伍家坟人来讲，更大的劫难才正向他们一步步走来，谁知道八十四名打手今天会把伍家坟“血洗”成什么样子！

伍家坟村在龙庙镇的南边约十华里处的泾河北岸，二者之间有一处文物古迹，那便是远近闻名的泾河龙王庙。据传，当年魏征梦斩泾河龙王后，泾河两岸持续数年不雨，树木枯死，田不下种，饿殍遍野，当地官府率民众多次求雨不果。时有高人指点，持续干旱与龙王被斩有关，龙王死了，谁来施雨？人们这才明白，泾河老龙有冤情。泾河老龙肯定是平时为了造福泾河两岸多下了雨扰乱了上天的用水计划而得罪了玉皇大帝，进而被玉皇大帝找借口除掉的。于是，人们或慷慨解囊，或出动劳力，或捐赠物料，集众人财力在泾河北岸修了一座泾河龙王庙，以告慰泾河老龙的冤魂。造庙之举，感动了上苍，从此便风调雨顺。于是，龙庙的香火日渐旺盛。经过历朝历代的维护增添，现今的龙庙已颇具规模。每年一度的庙会也一年比一年兴旺热闹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不但当地的农户似乎家家都有东西要卖，就连周围县区的商家们也都纷至沓来，各类商品把一华里见方的会场挤得满满当当，好像庙会一过什么发财的机会都没有了。更让人觉得拥挤的是那些文艺娱乐团体，秦腔戏、歌舞团，马戏、杂耍、鬼宫、珍稀动物展览，两性人展览等等，不但龙庙脚下，就连四周的责任田里都搭起了一座座蒙古包式的演出大蓬。小摊子就更多了，各类学校招生的，各类医疗机构推广新技术新药品或义诊的，各类风味别致的小吃点，各种烟熏火燎的烤肉架，各类招式的赌博场子，各类性别和年龄段的江湖郎中，以及算卦的，相面的，摆残棋的，给姑娘们打耳孔做发型的，给老人们正衣冠照寿相的，给娃娃们敲电脑起名字的，给恋人们画花鸟藏姓名留纪念的等等，看不完数不清。墙角檐下，花草之间，大树背后，厕所门口，总之是只要有能卧一只细狗的空间，就会有一个生意人在等着赚钱。所以，天刚麻亮的时分，花钱的闲逛的看热闹的游客们还没来哩，整个会场连夹在中间的南北大公路上，似乎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了。于是，吉利花的车队受阻了。面包车们纷纷鸣起喇叭声。打手们也纷纷下车连喊带骂甚至是动手动脚地开辟通道。

在伍家坟，了解“大天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寥寥无几。但是，提起

吉丽花，却是无人不晓。

伍家坟村，有三男三女六个重量级人物，人称“六大能人”。现年四十岁的吉丽花就是其中之一。六大能人都算得上是疯狂型的，都是农民群体中的巨人。

吉丽花是本村吉家的姑娘，也是本村牛家的媳妇，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女人。她长相漂亮，聪明过人，常人不可比，内心里却有一股阴暗的疯狂的霸气。一九七四年夏收期间，她为争一把麦穗把本村苟安安的妹子苟玲用砖头活活砸死在了生产队的麦田里。那年她上小学五年级，十二岁，比苟玲还小两岁。由于年龄小，她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仅仅是吉家向苟家赔了八十元现金外带二百斤小麦。一九七七年，她在龙庙镇中学读初二，当时的校长是本村人朱得星，因结伙打架被朱得星在全校大会上点名批评，怀恨在心，事后，他带领三名男同学把朱得星的侄子也就是本村朱三星的二儿子朱炜挟持到老坟地里活活打死了。那年她十五岁，虽不到负完全刑事责任的年龄，但杀人罪民愤太大，加上朱家穷追不舍，她被收监了。在劳教期间，她又用筷子戳瞎了女管教一只眼睛，被加刑两年。两条娃命加一只警察眼睛，她总共坐了六年大牢。因而，在龙庙镇一带，她有了恶名。一九八三年，她出狱的时候，正赶上社会治安大整顿，警察走村入户，警笛满天飞响，监所爆满连村里的小学校里都关押着各类违法违规分子，执行枪决的枪声此起彼伏，西安市渭河滩上一次就枪毙了一百多名罪犯，战争式的大动作收到了效果，老百姓们晚上睡觉忘了关门都屁事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她独自一人在村里转了三个白天。不要说女人，连胆小些的男人们都回避了。不过，她从此再没有做什么恶案。她先是到渭南的一个狱友家的鸡场里干了一年多，后又回家自办鸡场，后又关了鸡场专门从养鸡户手里收购病鸡死鸡，然后雇人将死鸡病鸡加工成熟鸡涂上海油卖给西安市摆夜市的烧鸡店，很快便富了起来。出狱后的第四年她便在自家的后院里盖起了一幢三间两层的小楼，着实让人眼红。于是，本村开豆腐坊的牛守让看上她的精明能干，更因牛守让这一股势单力薄常受本村人及本族人欺负，想结交她这位强人，便托人上门求亲。她没挑剔，当年就嫁给了牛守让的独生儿子牛铁虎。牛铁虎性情懦弱，和她同龄，从小就是被她打怕了的，结婚后啥都听她的，她说往东不往西，她说尿一滴不尿两滴，等于是她的长工。就这样，婚后的三四年时间里，她不但在牛家的后院里也盖了一幢小楼，还捎带着生了两个儿子。她的生意也越做越大，收鸡的自行车先换成摩托车后换成小型汽车，褪鸡毛的设备也都安装了电动机。但是，她终于被西安市的防疫人员盯上了，一次突然袭击没收了她的全部设备包括运输工具，还罚了两万元现金。她于是改变创业方向，换了紧身衣蹬了高跟鞋纹了柳叶眉烫了披肩发隐瞒了年龄和婚史，进了西安市。

这一去就发了。

她一人在西安市闯荡了十年。她现在拥有自己的公司，即“大天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部设在西安，另外，在陕北等地还设了四个分公司，拥有雇员二百多人。但是，她从未用过本村一个人。这里头有两个原因：一是她怕西安人知道了她的过去；二是她不知是从朋友嘴里还是从电视里还是从书本里得到了这样一种理论：对于一个干大事的人来讲，最嫉妒你、最希望你失败的往往是你的故乡人。一个成功者最难做到的事，就是在家乡父老的心目中树起丰碑来。所以，就像西安市不知她的伍家坟一样，伍家坟也不知道她的西安市。不要说村里人，就是她的家人，就连她的丈夫牛铁虎在内，谁也不知道她究竟在外头干了些什么，不知道她现在究竟有多少钱，更不知道她的钱是怎么挣来的。一句话，她是伍家坟村的一个谜。但是，毕竟她的丈夫和亲人住在伍家坟，因而，村里人还是捕捉到了她一些细微的信息。那就是在她的两条胳膊的外侧，纹了两个浅绿色的男人头像。这头像很小，核桃般大，一个有胡须，一个没有胡须，一个耳朵小，一个耳朵大，一个单眼皮，一个双眼皮。这两颗头像的共同点是都没有头发，都显得非常精明和能干。有人说这是她生意圈里的两个铁哥们儿。也有人说这是两个副厅级以上的大官。也有人说这是她耿耿于怀的两个仇人。于是，有人断言，吉丽花以后还要杀人。不过，也有人说她以后再也不会杀人了，因为她现在有了钱，而且，过了杀人的最佳年龄段，不比以前了。

本来，她十年前出走的时候就打算从此销声匿迹永不回村的，但她今天回来了。而且很有些迫不及待。她想买村里那所刚刚闲置下来的小学校，把设在西安的公司总部搬回来。这不光是因为在创业之初那位朋友就给她提出了适时撤离西安的要求，更是因为她从西安市的建设中心将要北移，龙庙镇将要成为新的工业密集区的发展趋势中看到了不可限量的商机。她计划把那所学校改建成一个高档次的集餐饮、住宿、娱乐、保健于一体的文化娱乐中心。她熟悉学校里的情况，除了建一所高层服务楼外，那里还有地方建一所室内游泳馆和办公楼。她不怕这里远离西安市闹市区，她有这方面的经验，她知道真正舍得花钱买娱乐的人是喜欢舍近求远的。她相信，总有一天，这里会成为都市贵族们的首选之地。

春节前，她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艰难交涉，在泾河县委驻伍家坟村工作组组长白实干的帮助下，她与村上签订了土地转让合同。为买这所废弃的小学校，她给村上付了十万元的购地款，同时作为条件，在龙庙镇党委书记吴力为的请求下，她给龙庙镇财政所还捐赠了十万元。虽然县政府的批文迟迟下不来，但此事已成定局。可是，就在她带领工程队到学校里拆房挖地基时，老街西组的组长苟安安前来阻挡，说这所小学校镇上和村上都无权卖，因建校时占的是他们老街西组的



土地，现在学校不办了，土地应该归还老街西组，因而她与村上签的合同无效。如果她坚持要买，十万元土地转让金必须交给组上，还必须给老街西组的村民每户追加一万元的补偿费。无奈之际，她又回头找村上找镇上找工作组组长白实干，被她找的人又都去作苟安安的工作，但总归是作不通。并且，在一次交涉中，苟安安还纠集村民跟她的随身保安发生了冲突，碰烂了她的奥迪车的前挡风玻璃。所以，今年的春节，她没过好。于是，她决定报复，决定武力解决，决定在伍家坟制造一起大劫难。她要让苟安安以及老街西组甚至全村的人再认识她吉丽花一次。

吉丽花的面包车队进村了。

伍家坟村有三条东西走向的小街，中间这一条叫老街，北边的那条街叫北庄子，南边那条街叫南庄子，三条街都分东西两组。村中间有一条南北路把三条东西路串起来，全村就成了王字形。老街最长，足有一公里，是进出村的通道，从老街往东，出了村穿过坟地就出了泾河县界了。由龙庙镇方向来的本县人都走西边，村里人就把村西口叫做村口。所以，面包车队一进村就到了老街西组的区域。苟安家的门还关着，吉丽花一摆手，几个打手就提着木棒翻墙进去了。紧接着里边的狗们便狂吠起来。庄稼人勤快，这时候大多数人家都已把头门打开了，打手们才开始还跟着吉丽花认门，后来顾不得了，干脆见门就进，见东西就砸，见人就打。由于打手们都戴着黑头套，村里人看不见面目摸不清底细，加上他们人多，采用以多胜少家家击破的战略，而且下手又狠，所以，村里人几乎没有抵抗，眨眼间，家家都喊起救命来。农村的住房不像城里的商品楼那么规范，组与组之间穿插住得很多，所以，打手们把很多外组人甚至路过本村去赶庙会的外县人都打了。自然有从棍棒下逃出来的，边跑边喊，传播消息。于是，就有人跑去打朱三星老汉小卖部的门，并隔着门缝给朱三星报告情况，朱三星老汉是村上的党支部委员，明白情况后立即拨打电话报了警。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打手们回到各自乘坐的面包车前，清点人数后全部上了车，仍然是吉丽花领队，浩浩荡荡地走了。不过，他们没有原路返回，而是一直向东穿过坟地出了县界。

龙庙镇派出所的警车进村的时候，村干部们正组织抢救，让没挨打的人把挨了打的人往苟大中的诊所里抬。诊所里一下子热闹起来，连大门外面都睡满了不停地呻吟着的男女老少。伍家坟人没经过这么大的凶事，没吃过这么大的亏，没受过这么大的侮辱，挨了打的人一边喊着疼一边诉说着挨打的经过和打手们的凶残。没挨打的人一边倾听一边高声低声地咒骂并扬言不报此仇誓不罢休。人们的情绪异常地激动，认识异常地统一，彼此间亲近得好像遇见了失散多年的亲人。

于是，就有女人和娃娃以及老年人哇哇地哭起来。由于吉丽花没戴黑头套，又是本村人，谁都认识，这打人的缘由便很明显，于是，在场的人一致要求村干部们将卖学校的钱退还给吉丽花，说是学校宁可卖给别人，也不能卖给她。还有人要求把那十万元拿出来作被打者的医疗费和补偿费。

苟大中不慌不忙，指挥着儿子苟群和苟群媳妇一边检查一边治疗，于是就有人嫌慢，抱怨起来，警察们就又拨打电话去叫县医院和镇卫生所的救护车。人们还嫌慢，于是有人自找交通工具奔龙庙镇或县城去了。

据派出所初步统计，全村共有二百一十五人被打，其中重伤七十九人。这不包括路过此地挨误打的外地人。另外，打伤奶羊三十一只，打断狗腿羊腿五十六只，损坏家具和门窗玻璃没有统计，仅砸烂的电视机就达四十一台。大约中午十二点的时间，派出所将情况用电话报告给了县公安局和县政府办公室。在这次袭击中，挨打最重的是苟安安的老婆。她的左臂被打骨折，鼻骨骨折，两颗门牙脱落，面部青肿。她家的财产损失也大。庆幸的是，这次行动的重点打击对象苟安安却安然无恙。原来，苟安安与北庄子东组的吉顺顺关系好，两人暗地里换了老婆，打人的时候，他还在吉顺顺家睡着没起床哩。吉顺顺虽然在苟安安家被当场抓住，但他是在“逍遥宫”卡厅做皮条生意的，黑道上人熟，被一个打手认出，保护起来了。吉丽花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吉顺顺此时正开着平时接送嫖客和小姐的三摩把苟安安媳妇往县城送。村党支部副书记兼村委会副主任马换驴召集村干部开会，商量对策。会上，村干部们一致认为，此事不好解决，应该立即把县委派驻村上的工作组组长白实干和龙庙镇的领导叫来共同研究。于是，马换驴又忙去朱三星家打电话。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白实干。

白实干是龙庙镇西街人，是文革初期回乡的老三届初中毕业生，当了两年农民便去镇办初中做了民办教师。虽说是初中毕业教初中，基础太差，但他聪明好学，一边教学一边到处投稿。后来，终于攻破了省报省刊，发表些散文小说之类的短篇。在泾河县有了点小名气以后，被校长朱得星推荐给县委急需笔杆子的政策研究室。在政研室，他凭着不断地写材料和骑着自行车下乡，从一般干事干到副科级研究员、政研室副主任和主任。所以，不管咋说，在泾河县，他大小也算得上一条毛虫。政策研究室是无钱无权无车的三无单位，公认的清水衙门，别人看着他发愁，他却毫不在意，依然津津有味地干着。直到香港回归那年发生了一件事，才使他打了退堂鼓。那天中午，他去机关食堂买饭，眼看案上有包好的饺子，炊事员却说没饭了，让他到街上买着吃。他不服，炊事员说，这些饺子是为常委们准备的。要不你不在外面等着，等常委们吃剩下了你吃。食堂是我承包的，



我还是愿意卖给你，反正常委们吃剩下的还是喂猪了，卖给你我还能多落几个。听了炊事员的话，他没有等，把饭碗往窗台上一放就走了。那是一只白色老瓷碗，是他从龙庙镇中学带进县委去的，碗把儿上有一圈儿浅棕色的釉子，很结实，曾经掉在水泥地板上而没有碎，只在碗口儿上留了指肚儿大一个豁豁儿。那天他没有在街上买着吃，而是骑上自行车直接回了龙庙镇的家。他嫌街上的饭贵。在回家的路上，他落了泪。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今后，就是饿死，也不再去机关食堂吃饭。当时，他的两个女儿都在上学，一个在外地读中专，一个在县城读高中，娃们都是买着吃的，他一月的工资只有三百七十四元，紧巴得要命。所以，他再不能买着吃，早晚在家饱餐，白天在县城饿着。他是穷家出身，不怕这些。于是，他想办法挣钱捞外快，以妻子的名义包了村上八亩承包地，还养了二百只下蛋鸡，一天到晚忙得鬼吹火。又后来，他脑子开窍，每次搞农村整顿，他都要求去当驻村工作组组长。改革开放以后，对下乡干部来讲，最大的变化就是没人管饭，把工作队员饿得学鬼叫。加上县上没钱，工作队员的交通费和下乡费领不到手。所以，每次都有不愿下乡的人，他每次都能如愿以偿。组织部照顾他，每次都把他分到龙庙镇周围的村。几年下来，他把龙庙镇周围的村几乎包遍了。村包得多了久了，就有了投机取巧的经验，才进村马不停蹄地家家跑，吃透村情，然后十天八天地不出门，抱着账本逐只考核母鸡们的产量，然后到关键时刻或工作结束时再猛跑几天，然后写一篇有血有肉有骨头的下乡总结。所以，近年来他有了一个雅号：“下乡专家”。

他是去年秋后来伍家坟村下乡的，本来年前已经结束了，可是他不走运，来验收的是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巴方运，这个巴书记比他小十二岁，今年四十岁，很有些年轻气盛。由于村上的路没修，支部书记没有调整，加上没有发展一个新党员，没有布置像样的党员活动室，巴书记发了火，说他在村上虚度了光阴，浪费了时间，走了过场。说他不是白实干而是白日鬼。要求他继续留村工作。扬言年后三个月内再完不成任务就免他的职降他的工资。他害了怕。他在县委工作十五年了，明白新书记上任，第一把火往往是整顿干部作风，寻找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这时候往往会有领导干部栽下马来。他怕，怕他白实干成为巴书记刀下的第一只鸡。所以，接到马换驴的电话，他当下就吓出了汗，骑上自行车就往村上飞奔。路过庙会会场时，为了省时间，他扛着自行车从麦田里绕过去了。

白实干进村后，没有跟路边的人打招呼，也没有去苟医生家看望伤员，而是径直去了马换驴家。马换驴和党支部委员朱三星、鱼芬三人正等着他。刚落座，马换驴又抱怨他媳妇皮西莲一大早起来只顾看热闹没烧水，于是又把大家领到隔壁的田石榴家。在田石榴家开会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没人反对，就都去了。田石

榴在村上是开赌场的，平时是晚上忙白天闲，所以眼看十二点多了才起床。不过啥都是现成的，把这几位安顿好，也就领着女儿往苟医生家看热闹去了。

今天是龙庙会的第一天，要举行典礼，县上要来领导参加，镇上的领导此时都在庙会会场，白实干就说不等了。白实干先发表了三条意见，第一，既然派出所长已将情况报告给了县公安局和政府办，村上就不再往上报。这是治安案件，由派出所一手处理，村上不插手，也不向外界宣扬，因为这总归不是啥好事，伍家坟的名声要紧；第二，吉丽花虽是本村人，却是真心实意来伍家坟投资的，这是全村乃至全镇全县的大事，尽管出了此事，也不能一脚踢走，具体怎么往下操作下一步再说；第三，不管咋说，吉丽花要对今天的事负责，必须赔偿所有受伤的人和畜的医药费以及财产损失费，以解民气平民愤。眼下先用年前吉丽花付的十万元卖校款给群众疗伤治病，所有在苟医生家以及县医院产生的医药费一律由村上结账，伤员已经垫付的事后在村上报销。另外，给伤病员及住院护理的家属按每人每天五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费，防止有人因舍不得花钱而延误了治疗扩大了损失，先把人心稳定下来。

马换驴和鱼芬同意，朱三星没表态，就算定了。钱在年前给村干部补发工资用了一万五，剩下的在龙庙镇信用社存着。为了安全，存单由鱼芬拿着，密码却是马换驴设定的。于是，马换驴和鱼芬二人立马奔镇上去了。按照分工，朱三星负责将村上负责医疗费和补助费的决定通知到家家户户。朱三星走时，白实干也要去，朱三星却说：“杀人犯的事，是你白主任一手促成的，现在骂你的人也不少，你现在先避一下，等我跑一圈儿把人心凉下来再说。不急，喝你的茶，权当给活寡妇看门哩。”他觉得此话有理，就留了下来。其实也是这一路跑得太急，有些累，毕竟是五十出头的人了。

田石榴人干净，把这个客厅兼牌场收拾得很有几分温馨的感觉。于是，他的脑海里就又出现了田石榴那张美丽而善良的面孔。说心里话，许是知道吉丽花杀过人的缘故，他不喜欢吉丽花，尽管大家都说她长得很漂亮，他觉得她身上的男人气太浓。他喜欢这个田石榴。田石榴虽不善言词，不善与人亲近，但她身上有股柔气，而他看重的正是这一点。他有些保守，他觉得女人不管是干什么工作吃哪碗饭的，身上都应该有女人气，哪怕是长相差一点。

现年三十五岁的田石榴，也是伍家坟村六大能人之一。她娘家是西安市北郊人，她丈夫牛二望早年在一家金矿上当保安时，认识了她的表姑，并有恩于她表姑，她表姑就做媒让她嫁给了牛二望。牛二望聪明伶俐，学啥会啥，离开金矿后，跟着其兄牛大望先学会了提刀盖楼，又学会了拉钢筋打楼板，可就是毛病太多，吃喝嫖赌样样占全。牛大望管教不下，勉强维持到田石榴进门，兄弟俩就各



奔生计了。凭着跟她表姑和表姑父的关系，牛二望很快在西安包揽了工程。那年，杨小明当北庄子东组的组长，带领北庄子东组二十三名村民投靠牛二望，跟着牛二望在西安盖大楼。可是，一年以后，牛二望突然失踪了，共计拖欠了杨小明等人三万五千元的工资。事后，杨小明查知是牛二望的上游老板领走了全部工资款。而且，那个上游老板也失踪了。杨小明分析，牛二望的上游老板见钱眼开，昧了良心，携款外逃了。牛二望或许是同他的上游老板一起跑了，或许是无法面对村民，独自出逃了。牛二望失踪后，尤其是牛大望夫妇遇害后，人们分析田石榴也会离开伍家坟。但她没有，住下了。六年来，二望的下落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已经死了，有人说他在南方作毒品生意，也有人说他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另成家了，总之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于是，她就有了“活寡妇”这不褒不贬的外号。她虽守活寡，却不受穷，吃喝穿戴胜过有夫之妇。最初人们怀疑是牛二望出逃时给她留了一笔钱，但后来发现，她在自己家设了赌场。而且，她自己也是人见人怕的赌博高手。有腥肉就有苍蝇。她的赌场发展得很快，起初是本村人，跟着是外村人外镇人，又跟着是公家人，都来了。一时间牛黑豆、杨小明、马换驴，本镇的镇长、书记、派出所长、税务所长等七站八所的领导，连乡镇企业私营个体企业的老板都成了她家的常客。几年下来，她不但有了钱，也有了一张贯通黑白两道的关系网。有一次，在她的操纵下，本镇的党委书记吴力为一晚上赢了三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等于这位年轻的正科级干部五年的工资收入。同时，在她的协助下，各个想弄事的人也都如愿以偿。村支书牛黑豆就是在她的帮助下从本镇农村合作基金会贷走了一千二百多万元现金。她曾经帮助村里人找回被盗的奶牛奶羊，也曾帮助派出所破获过一些不大不小的案件。所以，村里很多人敬重她，感谢她，喜欢她。也有很多人怕她，不敢得罪她。她热情好客，出手大方，村里组里的筹资收款，或村民遇红白喜事收份子礼，她都是跑得快掏钱多。有一次两村民为三百元陈年旧账打架，她从自己口袋里掏出钱给了索账的一方，只说了一句“以后谁想起来谁还我，想不起就算了”的话。因而她还有一份好人缘。在村里，虽然她从未给谁来过硬手段，但没有人小看她，慢待她，“不定啥时候就用着人家了”，村民们都这样说。另外，在她的生活圈子里还有一对特殊的人，那就是她的表姑和表姑父。那是一对成功的夫妻，是大富翁，是一次又一次帮助过她的人，也是她极为敬重的人。不过，伍家坟的人并不了解她表姑两口子的底细，更不知他们之间关系的深浅，只知道她家的电话是她表姑夫花钱安装的。

田石榴领着女儿回来了。见白实干一人在，就又忙去倒茶递烟。从田石榴嘴里，白实干知道朱三星的本家侄子朱小冬回来了，见吉丽花把村上人打成这样

子，非常气愤，用手机直接把情况报告给了省政府和省公安厅，还联络了省城的电视台和报社，让人家立马派记者来采访。白实干心里暗暗叫起苦来。他知道这个朱小冬。朱得星的本家大哥朱启星，原先在北京军区某部当军长，现在已经离休了，朱小冬就是朱启星的独生子，现在省军区工作，肩上扛着上校军衔，年前朱得星过寿时回来过一次，今天肯定是回来给祖坟上香送灯的。

白实干坐不住了，刚要往外走却又想起今天开会没见村主任杨小明，田石榴就给他：“跑了，今天是第三天了。大前天后半夜，基金会来抓他，翻后墙跑了，把他媳妇抓走了。听小明他妈说，来了三辆车，二十多个人，都是生人，没见过，一个都没见过。把南庄子西组的荀庙会也抓走了。荀庙会不要紧，欠得少，年前把大头还了。你看，你的工作难搞不？牛书记还在基金会押着没放哩，村长又跑了，你看！”田石榴说着，双手摊开作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

白实干苦笑了一下出了田石榴的门。

村主任杨小明的情况他知道。

一九九七年，杨小明在老坟地的北边办了一个砖厂，贷了龙庙镇农村合作基金会二十万元，四年多了，还了十二万，还欠八万。现在，砖厂也垮了，设备也都变卖了。年前基金会来过几次，要抓人，都是马换驴和工作组出面挡了，因为支部书记牛黑豆在秋后已经被抓走了，现在还没回来，再把村主任抓走，村上的工作咋搞？再说了，杨小明好歹还是出席县上的人大代表，应该受法律保护。现在竟然又来抓了。这也难怪，他白实干知道县上的难处。从一九九一年开始，由于高利率的驱动，农村基金会一出现便迅速发展，全县的吸储量在高峰期达五千多万元，是工行农行建行三家吸储量的总和。当时，县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办基金会的乡镇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乡镇，不抓基金会的乡镇领导是傻瓜领导。但是，基金会是一个没有法律支持缺乏监管手段的类金融组织，它的经营管理者都是农民，它实际上是在乡镇政府的操纵下运作的。基金会的钱一部分用于基金会盖房子买东西请客接待，一部分借给乡镇财政给干部教师发了工资，一部分贷给了乡镇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由于把关不严，加上乡镇领导及县上领导纷纷出面担保，造成了严重的盲目放贷。有些人甚至不办企业也贷款，有些人贷款时就没打算还款，那几年基金会成了唐僧肉，多少有些关系和权力的人都伸出了手，很快使基金会陷入了泥潭成了危机，各级政府纷纷发文关闭。基金会的钱都是农民的血汗钱，见形势不妙，广大储户涌到基金会抽本，于是，集体上访围堵各级政府甚至堵断县道省道交通等过激行为时有发生。县上没有力量给储户兑付，只能不顾一切地清收贷款，啥手段都用上了。

此时，白实干感到很惭愧，因为一九九八年春上，也就是基金会即将关闭的

时候，他还以县委联合调查组的名义写过一篇为农村合作基金会歌功颂德的调查报告，称农村基金会为县属银行，还建议把县上的基金会联合会升格为正科级部门。

白实干怀着无限沮丧的心情来到了村中间，望着脚下这条越看越长的老街发愁。

十年前农村搞社教时，伍家坟村住了一个省上派下来的工作队员，姓潘，虽然不到三十岁，村里人按习惯都叫他老潘。这个老潘当时住在苟安安家，两人关系处得不错，社教结束后仍有来往。老潘的妻子在省财政厅当科长。去年，支书牛黑豆托苟安安去找老潘及老潘的妻子，给村上要点修路款，说好活动经费由苟安安先垫上，待钱要到村上后按两倍数额给他报销，报销后剩余的钱再按百分之十给他提回扣。当时苟安安很乐意，就把吉顺顺的三摩包下来，省市县乡马不停蹄地跑。不长时间，省上就给伍家坟村拨了十万元修路款。但是，这钱是一级一级往下拨的，到县上就卡住了。由于县上欠上级财政的钱，上级只做了个下账的手续，现钱由县上付。县上财政紧得寅吃卯粮，哪里能及时拨？白实干进村后，领着苟安安和杨小明在县城求爷爷告奶奶，终于先领了两万元回来。于是，村上决定用这两万元先把老街和中间的南北路的沙石路基铺好，下笔钱再搞路面。但是，当白实干领着压路机进村时，却被苟安安和吉顺顺挡了，说是原来不知道路数儿，现在明白了，县上的钱都在县长的肋骨上穿着，取一个麻钱儿下来都艰难得要命。下笔钱还在云雾里飘着哩，要求先将他们垫付的一万元报销了。正僵持着，基金会来抓杨小明，杨小明情急之下给马换驴打了个借条，将这两万元交给基金会了。修路的事就黄了。当时牛黑豆已经被抓了，苟安安气得骂大街，却也无奈。

白实干原打算，过了年再领着杨小明去县上跑钱，但现在杨小明不敢闪人了，咋办？马换驴是个饿死不求人的性子，守到村里不出门，这种事他马换驴根本不上场。这也是支部没有改选的原因。本来，牛黑豆已经让人捎回来辞职信并建议让马换驴转正当书记，但马换驴死活不肯，非要等牛黑豆回来。

白实干正焦躁着，见朱三星站在小卖部门口向他招手，就走了过去，这才发现小卖部跟前拥了一堆没挨打的人在闲编。农村就是这个样子，不管是谁家出了事，不管是谁打了谁，总有人幸灾乐祸说长道短地抖小机灵。

原来，朱三星没有挨家挨户地去通知，而是站在小卖部一边卖货一边指拨小脚勤快的人去宣传。他年纪大了，又当过支部书记，有人愿意替他跑腿。

杨小明的父亲杨开选跟白实干熟悉，就给白实干发了一支烟，两人便有一句没一句地编起来。一支烟没抽完，朱得星过来了。这位退休老校长好像把这么多